



女孩说,一个人走得再远,也忘不了回家的路。她悄悄地告诉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她常把城市的路牌念成老家绿皮火车经过的站牌。



## 绿皮火车经过的地方

□ 红孩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出生在山西太行山区。小的时候,每天上午十点,老师准会把他们带到山坡上,看远处经过的一辆绿皮火车。老师告诉那女孩,从咱们这个山村,要坐上那辆远去的绿皮火车,需要走十几里山路到镇上,再坐上两个小时的长途车,才能到达县城。到了县城,就可以坐那辆绿皮火车了。女孩问,绿皮火车好玩吗?老师说,绿皮火车不好玩,但它可以把你的理想带出大山去实现。

这个故事很能让人想到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是的,香雪们对从京城发过来的绿皮火车也是如此的渴望。那个渴望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也就是城市文明的渴望。尽管那个瞬间只有几分钟,为了实现它,香雪们要提前几十倍的时间去等待,甚至上了火车后糊里糊涂地等到下一站才能下来,然后他们一路顺着铁轨往回走。这很像今天的人们,从农村出来到城市打工,有的赚了钱,买了房子,娶了老婆,有了孩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当然,也有的人在城市里打拼了多年,始终没有落住脚,最终一身疲惫,带着空空的行囊,又回到农村。只是,他们回去时,发现已经没有了来时的绿皮火车。

我认识的那个女孩,先考到市里的一所医护学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孩子,多数人的理想是能考上医护学校,或者是师范学校,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考上大学。在那些年,不管多富多穷的农村,在村口常贴有这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很多的村庄,不同程度地都出台了教育奖励政策,

如考上大学奖励5000元,考上研究生奖励2万元,考上博士奖励5万元等等。至于这些飞出去的学子日后能否为家乡报效,没人考虑,也不必考虑。人们更多关心的是荣誉。荣誉,就是面子。面子,在中国人的心里,是顶顶重要的,甚至可以等同于生命!

前天早晨,我晨练后到街上的一家早点铺子吃饭。这家早点铺子位于繁华街道,打的幌子是安徽板面。我看了看早餐内容,包子、油条、蒸饺、豆浆、馄饨、小米粥、鸡蛋汤、茶鸡蛋等,有十几种。我选择一碗馄饨、半屉素包和一个茶鸡蛋。素包现成的,馄饨需要煮一会。我让女服务员把茶鸡蛋盛给我。说盛,因为那些茶鸡蛋都泡在黑乎乎的五香茶汤里,不能用手直接拿,得用勺子捞出来。服务员表面很热情,她用勺子在锅里捞了一下,貌似很平常很不经意,然后将一个鸡蛋放进碗里。按说,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过程。可是,当我看到碗里的鸡蛋后不免愕然了,那鸡蛋比乒乓球明显。我问服务员,你这是剥过壳的吗?服务员说,茶鸡蛋不剥壳,卤鸡蛋才剥。我又问,你这鸡蛋明显比正常的鸡蛋要小很多,以我的经验,一斤鸡蛋标准的通常是八个半到九个,按你这个大小,一斤至少12个。你卖两块一个,正常都是八个半大小的,你卖这么小的怎么解释?服务员见我说的很专业,就淡淡地说,我从网上买来时就这么大。我见服务员的态度不友好,就反驳道,你不要把责任推到网上,明明是你的心偏了。做买卖,重在诚实守信。你以为多赚了那一圈鸡蛋,我少吃了一块蛋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让安徽

人丢了面子,让所有进城打工的人丢了面子!我说话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但足以让女服务员恼了。她含着眼泪,用勺子重新给我舀鸡蛋。我告诉她,鸡蛋我不要了。如果你要卖一块五一个,我可以买刚才那一个。

走出店门,我抬头看了一眼安徽板面的招牌,心里想,这个卖早点的夫妇是不是安徽大别山人?看他们的年纪,应该是坐过绿皮火车的。可我又想,坐绿皮火车出来的人,他们并非全部如我认识的那个山西太行山区的女孩,在上小学时就有当医生当作家的理想,他们走出大山更多的是想生活得更好,譬如在城里挣了钱,盖大房子,让老人能吃好穿好能看得起病,能让考上大学的孩子交得起学费。而要挣到钱,就要出更多的

力气,也要懂得经营的技巧。即使他们采取的手段并不高级。像我遇到的茶鸡蛋以大换小、面缺斤短两、搬家公司讹诈业主等等,这都不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在我的记忆里,山里人,或者说农村人,向来是和敦厚、善良、淳朴、诚实联系在一起。然而,到了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成本的提高,使人不得不穷则思变。

我并不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要变。不要以为坐上高铁就成了现代人,也不要以为坐绿皮火车就低人一等。只要原来的初心不变,这个世界一定有永恒的东西存在。就如我家楼下社区诊所新来的小孟大夫,她三十出头,对待病人非常和蔼耐心,每天见到她都是一副笑脸。记得清明小长假过后的第一天,我去诊所开

药。往常去,也就两三个人,那天竟一下子增加到十几人。有个中年人不耐烦道,今天是怎么了?好像都定了钟似的。小孟听罢,笑着说,大家别着急,不是病人多,是我工作慢了。小孟大夫的话,瞬间让嘈杂的诊室安静下来。我仔细地看了一眼小孟大夫,感觉她此刻是如此的美丽。从简单的了解得知,小孟大夫是山东人,从小在农村长大,我相信她也是坐着绿皮火车走入城市,然后通过不断地努力学习,直到研究生毕业。像刚才出现的情况,如果是在汽车站,或在某机关办事大厅,可能我们听到看到的会是工作人员对他人的指责埋怨,很少有人主动承担责任,检讨自己工作的过失。想来,这就是人的修养与境界有着本质的不同。

山西太行山区的女孩曾几度邀约我一起到她的家乡去玩。我说你已经到苏州、上海那样的城市生活多年了,咋还成天想着回老家呢?女孩说,一个人走得再远,也忘不了回家的路。她悄悄地告诉我,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她常把城市的路牌念成老家绿皮火车经过的站牌,而终点站就是她家半山腰上的那孔已经多年没人居住的窑洞。

平静的湖面,宛如一面明镜。蔚蓝的天空下,一块石头,把你的名字高高举起。  
一缕清风,穿越时空,从排塘山徐徐而来。风儿轻轻地翻开清代《崖州志》,我怀着虔诚之心,与这部史书深情对话。  
吉氏举人诗作里的“镜湖秋月”,静静地躺在家乡的怀抱里。岁月沧桑,你的模样,依然皎洁如初,照亮游子的归乡之路。

那一年离开家乡,来不及与你道别。乡愁的味道,与日俱增。  
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我沿着栈道环湖徜徉。这里的草木,凝翠叠绿。湛蓝的湖水,鱼虾嬉戏,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一幅绿色的生态画卷,馈赠湖畔村落。从镜湖到秀美的湿地公园,你的血脉早已融入这片土地,孕育着万物生灵。

今夜,皓月当空。你的灵魂,清澈透明。我和一抹月光,细细品读你的前世今生。

## 镜湖之约

(外一章)

□ 孙光利

## 望楼河

从尖峰岭南麓走来,昼夜兼程,在坡毛园转角。西南边,才是家乡的方向。

回家的路,并不遥远。可是,你经历了坎坷,甚至是伤痛。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让你魂牵梦萦。  
当年,岸边低矮的小瓦房,早已不见了踪影。一栋栋新楼房,拔地而起。你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在望楼港,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浩瀚的南海用母亲般的胸怀,把心心念念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你妈强势了一辈子,我在她面前就没扬眉吐气过。”

“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欲言又止。

“你是担心我的财产吧?你成家立业了,没有后顾之忧。”父亲说,“城里的房子留给你,免得你将来回故乡没个落脚处。我打算去老家修个乡村别墅,三四十万就够了。我百年后,乡下的房子就留给你张阿姨。”

## 六月的心事

■ 李昌林

六月有太多的心事藏在惊鸿的鸣叫中考卷里的人生被端午的粽子领养小秧苗的墨绿理想长成栀子花失落的芬芳

蓝花楹的夜夜开花迟比不上凤凰花的日日谢花早  
太阳雨整天沉溺于黄昏和早晨的抱仄里只能见花谢不能见花开

谁摊开火辣的阳光晒干发霉的心事谁裹着六月的飞花盈袖把六月打包携着自己的影子追赶季风上路

## 白云下的故乡

■ 李景中

故乡,你是被白云赶着的羊群远远望去  
你在自己的山地啃食青草那些低头的不是我的父辈就是我的兄弟  
不管他们活着,还是死去都在专心啃食而我,早已不在你身边多年多年里一直像一个离开母亲怀抱的婴儿  
此刻多想回到群里,回到青草地上被你轻唤  
接受你那软软的长鞭和一座大山一样沉甸甸的光照

## 麦收时节

■ 贺红岩

麦收时节金黄的麦地以最诚挚的心意奉献出生命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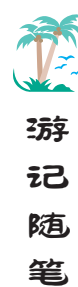
大地的麦子不再是葱绿的少年像一位满目风霜的长者等待季节的轮回

麦香穿越时空而来飘荡在我的心中仿佛有一种激情的力量唤醒我的乡愁

想起父亲弯腰收割麦子母亲蹲在地上捆扎定格了一幅父母劳动的画面让我感觉到心痛

生命的年轮里父母以虔诚的心耕种大地的麦田守望一个丰收的年景

六月的麦子正疯狂地生长占据我思绪的高地让我想家



## 定南古城

□ 韩芍夷

我们是下午3点多到达定南。办理入住后,离吃晚饭还有一段时间,有文友建议到县城逛逛,便响应了。

出了宾馆大门,见右边的拐弯处有一大片玫红色的花,以为是三角梅,走近一看,是一朵朵有五片呈椭圆形花瓣的花朵,盛开在绿田间,其间也偶有粉色的,相互争妍。同行的文友说这是杜鹃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鹃花,但知道杜鹃花,却是很早以前了。杜鹃花有一别名叫做

山红,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首插曲叫《映山红》,我是从这首歌里知道映山红的。“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没想到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里到现今的亲眼所见,时间的跨度,竟有几十年。

定南位于江西最南端,与广东是亲密邻居,被称为江西的“南大门”。定南县城安静、整洁,越往老城的商区走,道路高低起伏越大,烟火气越浓。沿途时不时地看见一些标语,如“离退休退休的日子又近一年”“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定南”等,诙谐又亲切,觉得这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在串街走巷中,最吸引我的是水果,香蕉、菠萝、枇杷果、草莓都比海口便宜,尤其是10元一斤的草莓,红艳艳的,鲜嫩欲滴,煞是馋人,不尝尝,真对不起跨过山海来到定南的。

在县城赏杜鹃花、尝草莓是我到定南的第一体验,它令我心情愉悦,对定南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后来,随采风团到定南古城,才知道我第一天逛的老城,是与新区相对

而言,真正的老城是定南老城镇老城的莲塘,即客家古城。

被城墙围住的古城有迎阳、丰埠、平成三个城门,分布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北面是一座碉楼。古城内有县衙、学署、寺庙、商铺、民宅等。我们从丰埠门进入古城。穿过厚厚的拱形城门,在左边的城墙脚下,看到镶嵌入城墙里的一个有屋檐的长方形焚字炉。焚字炉名为“敬惜字纸”,意为写过的纸不能随意丢掉,要收集起来,带到炉前,虔诚地放入炉中焚烧。我曾写过一首诗《敬畏》:一字一句斟酌着文字/生怕轻慢或放错地方/弄痛了它们/常常难产的文字/胎死腹中/如骨酪里的痛/密不透风//对文字的虔诚/治愈的良药/把敬贴贴在胸口//字与字的遇见/连筋带骨的孳生。这首诗主要是写我对文字本身应有的敬畏,而“敬惜字纸”范围更广。现在电子版普及,纸质用品减少,但每每用过的纸,常被随意抛弃。“敬惜字纸”焚字炉,也是一面镜子,古时候的读书人对文字及书本的爱惜、虔诚,令我敬佩。



## 树荫微凉

□ 程应峰

凉里展现,更多的,是在灯影阑珊的树影间尽情伸展,尽情绽放。

树荫微凉,营造出最惬意的夏日氛围,为一座城市留下了许多值得眷恋的时光。如果是一对情侣,坐在窗前,看到一片片清凉的树荫,心底又怎能不泛起一波一波的柔情蜜意。

微雨的日子,树荫下总有一处干白。这样的日子,巴不得走进这片干白的树荫。如古人一般,席地而坐,沽一壶酒,摇一柄扇,抚一回琴,发一会呆,让情感的浆液划过岁月的彼岸,让思想的马匹在微雨时光里无羁无绊,无我忘我。正是“雨湿松阴凉,风落松花细。独鹤爱清幽,飞来不飞去。”如此想着,如此爱着,如此生活着,又有什么值得感伤丛生,流连顾盼?

暑气鼓荡,树荫微凉,何妨在老树驻守处冥想?岁月如梭,白发如织,已不是道离情、赠离歌的青葱岁月,独有的是树荫微凉、雨落亭前、柳丝拂面的斑斓时光。



## 父亲的后老伴

□ 熊蓉蓉

父亲节前夕,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你明天回来吧。”

我说:“明天不是周末,不能回去啊。”

“我和你张阿姨已经领证了。明天请双方的子女一起吃顿饭。你要是忙,不回来也行。”

“哪个张阿姨?”我蒙了。“就是今年照顾我的那个护工啊!”父亲说,“正月摔了一跤,要不是你张阿姨精心照料,我肯定到现在也没好利索。”

“可……”我一时语塞。

父亲刚退休一个月,母亲就去世了。我多次劝父亲找个后老伴,他总是说:“我才不会找麻烦呢!一个人过多好!想吃嘛吃嘛,想去哪玩去哪玩,乐得自在!”  
父亲是市特殊人才,每月退休金一万八。他一个人过了十年,到处游山玩水,确实过得逍遥自在。事故发生在今年正月,父亲摔了一跤,摔断了一只胳膊一条腿。我这个独子在省城工作,没法照料。他

就请了个五十出头的护工阿姨,粗眉大眼,身板结实,每天两百元。之后,每次给父亲打电话,他都护工照料得很好,让我不要担心,专心管好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没想到到现在,他竟然跟护工领证了,该不会是被骗了吧?

翌日清晨,我就出发赶回市里的家。好家伙,一满屋的人!张阿姨的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都在。父亲和张阿姨都穿着红色的唐装,喜气洋洋。

晚饭是在餐馆吃的。他们一大家子有说有笑,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晚餐后,他们回家去了。父亲和我留下来结账。我忍不住抱怨:“爸,我不反对你再婚,但妈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的后老伴怎么能是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村妇女呢?”  
“农村妇女怎么啦?勤劳、朴实、会伺候人。”父亲说,“我现在是找老伴,能陪伴我老年时光。又不是传宗接代,颜值和知识有啥用?”